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agination into Common Memories in Literary Works

Zhu Xun^{1,a}

¹English Department, Dalian Neusoft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Dalian, Liaoning, China
^a pilgram11@163.com

ABSTRACT

In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in poems, there are many imagined characters, scenes or plots. These characters, scenes or plots must be unfamiliar when they were first created. However, when these imaginary characters, scenes or plots are mentioned, quoted or recreated in the works of later literati, they will become the common memori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t least the literati. No matter how illusory, ethereal, and startling were in the imaginary descriptions in the past, they gradually stabilized in later literary works, became richer, and formed a common cultural memory. When a legend becomes literary material, its authenticity, its logic, and its original purpose are not important anymor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resonance it arouses and the picture it show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poetry. When a story is sung locked in the verse of a poem, the rhyme and the sense of picture make people intoxicated and empathetic.

Keywords: *Literary works, poems, common memories*

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变成共同记忆

朱珣^{1, a}

¹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英语系, 大连, 辽宁, 中国
^a pilgram11@163.com

摘要

文学作品中, 尤其是诗歌中, 有很多想象出来的人物、景象或情节。这些人物、景象或情节, 在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陌生的。然而当这些想象的人物、景象或情节在后代文人的作品中再次被提及、引用或再造的时候, 它们就会变成大众, 至少是文人们的共同记忆。从前那些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描述, 无论首次亮相时怎样虚幻、缥缈、令人吃惊, 渐渐地它们都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稳定下来, 变得更加丰满, 变成一种文化的共同记忆。当一段传说成为文学素材, 它的真伪, 它的逻辑, 它最初的目的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引起的共鸣和展现的画面。这对于诗歌尤其真切。当一段故事被锁在诗歌的韵文中传唱, 音韵和画面感让人沉醉其中、感同身受。

关键词: *文学, 诗歌, 共同记忆*

1. 前言

文学作品中, 尤其是诗歌中, 有很多想象出来的人物、景象或情节。这些人物、景象或情节, 在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陌生的。然而当这些想象的人物、景象或情节在后代文人的作品中再次被提及、引用或再造的时候, 它们就会变成大众, 至少是文人们的共同记忆。

从前那些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描述, 无论首次亮相时怎样虚幻、缥缈、令人吃惊, 渐渐地它们都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稳定下来, 变得更加丰满, 变成一种文化的共同记忆。当一段传说成为文学素材, 它的真伪, 它

的逻辑, 它最初的目的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引起的共鸣和展现的画面。这对于诗歌尤其真切。当一段故事被锁在诗歌的韵文中传唱, 音韵和画面感让人沉醉其中、感同身受。接下来, 我们就将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共同记忆摘录出来, 一一品评。

2. 诗歌中的共同记忆

以下所举的例子虽然都不是那个记忆的初始发起人和创造者, 但是他们都在传递记忆的过程中, 将其引申再造, 通过他们的诗歌作品进一步将那段想象锻造, 使想象越来越真实, 几乎成为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2.1. 白居易的仙山

“仙山”听起来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如果加上“海上仙山”会不会让听者觉得似乎有所指？如果再具体为“东海仙山”，那么这个文化密码就呼之欲出了。《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这是秦始皇的“东海仙山”，是他想象中的长生不老之处。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杨玉环死后，仙居东海上的蓬莱宫，听说唐明皇派人寻来，如何在梦中惊醒，如何揽衣徘徊，如何举步如舞，如何哭泣，如何感怀往昔。这一串串丰富的想象，都是基于东海仙山的传说，但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已经不是主题。白居易只需轻轻一提“忽闻海上有仙山”，当时的读者便知晓他说的是哪一处远方，因为这个传说中的远方，在后世的反复转述、提炼、引申中，已经成为共同记忆，一个文化密码。而白居易的这段遐想，又会继续成为“海上仙山”这个文化密码的一部分，他把杨玉环送到蓬莱仙山上，为她起了一座宫殿，送给她一段“日月长”。当我们再想起杨玉环的时候，这段描述不再是想象，而是共同回忆。我们都曾经在“仙山”上看到她“云鬓半偏”的模样，听到她梨花带雨般地哭泣。

《长恨歌》节选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2.2. 李商隐的嫦娥

嫦娥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她住在月亮上。据西汉著作《淮南子》中说，嫦娥偷吃了丈夫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月宫，变成了捣药的蟾蜍。

李商隐的嫦娥常常失眠，月亮上荒芜寂寞，长生百无一用。如果她能重新选择生活的道路，她宁愿选择留在人间营营役役。在中国，特别是在夜晚，如果你读到“嫦娥”，你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一望月亮，那里是中国古典文学为我们奉献的一个极富层次的远方。嫦娥的故事，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它一直在警示着我们未来的自己。李商隐此刻借用这段记忆，进入这段记忆，像演木偶剧一样，用嫦娥表达自己的心事。我们隐隐能感到，那是一场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的悔恨，不可逆转，回头没

有岸。月亮的冷宫，原来是一座集中营，那里关着嫦娥的心、诗人的心、所有分享这共同记忆的人的心。

《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3. 温子昇的天狼

天狼星只有在冬天或早春才容易看见。在北半球的冬季，猎户座腰带上的三颗星很容易能够看见。顺着三星，朝东南方向看去，一颗非常显眼的恒星就是天狼星。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将这颗位于“阙丘”以南、井宿中最为醒目的星称为“狼星”，用这颗星指代入侵的异族，其明暗变化预示了边疆的安危。《楚辞》里有一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该句诗就是屈原用天狼星影射当时在楚国西北部的强秦。

长安城中，女人们将彩色的丝织衣物铺在带有天然花纹的砧石上，木棒敲打衣物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刻也不允许人们停止对远方的思念。七月初七登上小楼，灿烂的银河两旁，女人们关注的不是牛郎织女星的相会，她们努力想要看清的是天狼星的隐现。天狼星现，主战事，戍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要去打仗，长安城里的捣衣声会更加凄凉。

温子昇只需“望天狼”三个字，全城的女子在同一瞬间掀起了心，在那一望中，时间静止。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全部心事浓缩于对于遥远星宿的一望。读诗的人，无论身处什么时代，也在焦急地等待，给予天狼星绝对的权威和信任。这一望，源自于对这个星宿的共同记忆，同时也写入了关于这个星宿的共同记忆。

《捣衣》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

香杵纹砧知远近，传声递响何凄凉。

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

蠨螋塞边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2.4. 庾信的王昭君

王昭君并不是一个想象的人物，但是她的身上背负了中国文人太多的想象。他们想象她的美貌，想象她西去和亲路上的心情，想象多年塞外生活带给她的改变，想象她的一生。就好比一个关于王昭君的人物传记，每一个时代都有人添加新的内容，从未写完。

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歌很多，有人指责画师的罪恶，有人影射君恩淡薄，有人质疑和亲的对错，有人叹息红颜命运多舛，还有人单纯地、执着于她的背影。庾信的《明君词》就属于最后一种。庾信的王昭君一直在出塞的路上：马踏过结了冰的河，艰难地走在雪地里。马上的人因为寒冷，并且担心在深深浅浅的前行中摔落马下，伏下身子，紧紧抱住马鞍。北风冰冷，刺入骨髓。月光将这一切照得更加真实，强按进心中。昭君试着在琴弦上拨弄一曲，塞外的天地中，每一个音已不由自主

地转入胡笳的声调。庾信的这个长镜头，将昭君定格在去路，那个犹犹豫豫的背影，成为每个分享这段共同记忆的人都参与了一场送别。

《明君词》

“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
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
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
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
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

2.5. 张碧的西王母

西王母这个文学形象，从《山海经》中的“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到《穆天子传》中与周穆王在瑶池边的宴会，再到唐诗中的美丽化身“俯视昆仑宫，五城十二楼。王母何窈眇，玉质清且柔。”（刘复《游仙》），一直在演化发展。唯一不变的是：她始终在天边。中国的文人，关于周穆王未能再赴约，有许多纠结。

《穆天子传》节选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西王母所在的地方并不十分远，后来的学者推测西王母之国大概位于新疆甘肃一带。何况周穆王自己也说“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他答应三年以后，把国家治理好，还会再来。然而，为什么这段故事，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有一种发生在“天边”的感觉？细看西王母的唱词“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前四句都在形容路途遥远。在那交通极为不便的远古时代，每前进一寸，都要实实在在地接触土地，踏出回响。但这种遥远，依然属于可以克服的空间距离。忽然把我们带到天边的，是西王母唱词的最后两句“将子无死，尚能复来”。蒙昧的山河，加上了一道生死的界限。西王母用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够做出的最卑微的请求：将来若你还活着，望你再来。这是以一生为期的一场等待。山河无所谓岁月，但人的生命和人的精力有限。周穆王没有再回来，西王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永远留在了天边。

下面我们试着用李商隐的诗发问，用张碧的诗作出回答。

《瑶台》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李商隐

《惜花三首·其二》

“老鸦拍翼盘空疾，准拟浮生如瞬息。
阿母蟠桃香未齐，汉皇骨葬秋山碧。”

——张碧

李商隐的西王母在瑶池边倚窗坐着，听到下界传来震耳的悲歌。她不明白：周穆王的八匹骏马不是能够日行三万里吗？他到底被什么事牵绊住了无法再回来？

其实，李商隐用“黄竹歌声动地哀”已经暗示了周穆王已死。张碧则用“汉皇骨葬秋山碧”直接挑明。但答案没有这么简单。在张碧的诗中，周穆王没有如约回来的原因，表面上是穆王已死，实际上则是时间错位。西王母在瑶池边种的蟠桃还没完全成熟呢，周穆王就死了。传说西王母的蟠桃千年一熟，天上一年，人间早已沧海桑田。西王母和周穆王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尺度里，他们的誓言怎么兑现？一个还在等，一个早已湮灭。好像大树和蝉约定明年再来它的枝杈间歌唱，蝉欣然应允之后并不知道，大树的明年是它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

张碧轻盈的一句“阿母蟠桃香未齐”，就可以让时间错位，日行三万里的八匹骏马顿时显得那么无力。

3. 月亮的特殊性

月亮，是中国古典文学世代耕种的一片心田。月亮既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也不是一处乐土。它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画面，人们追求精神上与它同在，并不求最终到达。它是人们心中想象出的共同记忆。

《论衡·道虚》

“曼都好道学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问其状，曼都曰：“去时不能自知，忽见若卧形，有仙人数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见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东西。居月之旁，其寒凄怆。口饥欲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不知去几何年月，不知以何为过，忽然若卧，复下至此。”河东号之曰“斥仙。”

王充在《论衡·道虚》中引入这段故事，本意是要揭露它的不可信。但是这段传闻，短短数句，恰恰表达了月亮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定位。曼都被仙人带到天上，在离月亮很近的地方待了三年。他没有登月，只是“居月之旁”，并且感到“其寒凄怆”。在这里，月亮不是目的地。它很美，但越是靠近，越是感到寒冷凄凉。即使如此，曼都依然沉醉于这场旅行，他曾经最近距离地与月亮展开了一场精神暧昧。最佳距离。

再来看看中国古典文学中那些到了月亮上，并在那里生活的人的命运：

《淮南子·览冥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和。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摘令伐木。”

在这个故事里，月亮几乎成了一处流放地。嫦娥偷了丈夫长生不老的丸药，本想藏身于月亮，结果变成蟾蜍。吴刚学仙不诚，被罚在月亮上日夜不停地砍一棵永远也砍不倒的大树。

这就是月亮的特殊性。它既不欢迎凡人，也不欢迎仙人。它用一种近乎无情的精神洁癖制止任何人对它动任何念头。但只要你懂得保持距离，它依然温柔，阴晴圆缺，舞蹈般地变幻。任何人，都可以与它同在。

4. 结论

文学作品中的共同记忆多半是想象的，当然，没有想象可以凭空出现，它们最初都曾依附于一个人物、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事件。我们可以把最初的那一点原形比喻成一粒种子，每一个史实都是一粒种子，但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变成参天大树，它需要文人们的想象，文人们的想象层层叠加，随着时间的加持，又变成了所在文化的共同记忆，共同的精神财富。

REFERENCES

- [1] Sima, Q. (2019) *Shi Ji*.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2] Xie, S. (2019)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Bai Juyi's Poetry Anthology*.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3] He, N. (1998) *An Interpretation of Huainanzi*.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4] Li, S. (2015) *Li Shangyin's Poetry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 [5] Fang, M. (2019) *Notes on Chu C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6] Sheng, D. (2017) *The Source of Ancient Poetry*.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7] Luan, B. (2019) *Detailed Annotation of Shanha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8] Gao, Y. (2019) *Biography of Emperor Mu*.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9] Peng, D. (2018) *Poetry Collection of the Whole Tang Dynasty*.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10] Huang, H. (2018)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Lun He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Beijing.